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贈荅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詩一首

和謝監靈運詩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詩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詩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詩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詩一首

酬王晉安詩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詩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詩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詩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詩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二首

在懷縣作詩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詩一首

陸士衡赴洛詩二首

赴洛道中作詩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詩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

五臣作駕字

還江陵夜行塗口

作詩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詩一首

過始寧墅詩一首

富春渚詩一首

七里瀨詩一首

發江中孤嶼詩一首

初去郡詩一首

初發石首城詩一首

道路憶山中詩一首

入彭蠡湖口詩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一首

贈荅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向曰太常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琬源載圓折

齊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善同濟注

楚田寶貝母

希聲雖秘猶彰徹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秘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闇而彰也善曰老子曰大音希

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九淵善本聞鳳窺丹穴

良曰聆聽也

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從中出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說文曰聆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

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

歷聽豈多士

善本作

唯然觀時

善本作

哲

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

善本作列字

銑曰觀見敷布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

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

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

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鄉老之化善

曰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類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側

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閑

音龍 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

門常晝閑言無事也 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 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林間時晏開亟器迴

長者轍

轍 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

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 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

化徂生入窮節

良曰惟思浹及徂往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 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 善曰鄭玄毛

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 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豫往誠歡歆悲來非樂闕

銑曰豫逸歆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 也凡奏樂而喜樂闕而悲言今悲來自

傷不因樂闕 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 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

屬美

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阻黯切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 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善曰屬

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 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 齊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

沙字仲遠 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

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至夜晚乃息也閑猶息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

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閑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良曰闕偶猶無對也 善周禮曰以側聽風薄 博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

秋聞

銑曰薄迫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蛰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

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歲候初過半

荃蕙豈久芬

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鳴則知時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 善曰楚辭曰時蹇蹇而過中又曰荃蕙

化而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清曰屏退也類朋類也謂苟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

殷憂也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叙柏玄鸚鵡賦曰眷

儔侶而情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

而不成文章也詩云晄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

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五言 良曰鄭鮮之為都官尚書延年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

贈荅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眾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祗猶

劫也工官也言守衛劫天子官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京賦曰若夫長年袖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伴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尚書

兩闌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向曰兩闌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

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善曰兩闌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跂予旅

東館徒歌屬南塘

濟曰跂舉踵也旅客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謠塘牆也尚書省在南故云南塘也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寢興

寢興

鬱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

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流雲謁

青闕皓月墜丹宮踟躕清防密徒倚恒漏窮

良曰流雲行雲也謁

暗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徒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答

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遇思漏窮言曉也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

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

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微學之節
善曰演連珠曰肆
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貴于丘園束帛
多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
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美價難克充
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
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何以銘嘉貺
善曰樹絲桐
與桐
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
善曰樹絲桐
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
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
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翰曰監祕書監也和前靈運贈顏
范二中書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為

祕書
監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
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窮賤步懼先迷

良曰植立端直窮急也言少小
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

恐先迷失其正道也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

楚辭汙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

失道後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

順得常 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

棲以成其節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

易方王弼曰得其所又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 伊昔遘多辛秉筆侍

稿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與曰棲

兩閨

向曰伊惟遘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 善曰陸機

荈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 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朕 音奎

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 丹腹喻榮祿也朕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善曰丹

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易曰朕者

乖也尚書曰 徒遭良時詖彼王道奄昏靈 音埋 翰曰良時明時

惟其塗丹腹 也詖傾奄久靈暗也言

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 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

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靈喻世亂也

爾雅曰風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

雨土為靈

好各出如雲雨乖離也 善曰人

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
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

蹊銑曰弔問也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
之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
善曰謂之始安郡也賈誼

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倚巖嚴聽緒風

攀林結留萋音啼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風留萋香草緒結以贈遠人
善曰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

萋與揭車王逸曰留萋香草也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嶠曰跂舉踵也衡山名
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

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
隱此山也善曰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

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
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皇聖昭

天德豐澤振沈泥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霽之澤振起也起
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

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
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
惜無雀善本作雉化

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
何用以充淮海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

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

翦棘開舊畦

銑曰去國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也茨茅葺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

五十畝曰畦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問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藜鄭玄周禮注曰茨

闔苦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物謝時既晏

年往志不偕

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親仁敷情昵興玩

善本作

究辭悽

濟曰

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靈運之詩布情相近而我與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

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

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香草之音氣善曰吳都賦曰芬馥眇蠻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

玄曰越猶揚也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一善曰易

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二

王僧達

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

獄中賜死

也善注同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二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

海陰海西畔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珪

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濟曰珪璋玉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

善曰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

為林

銑曰君子喻延年言高駕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善曰楚辭曰疎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也

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

本心 善曰思立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 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結游略年義篤顧云

浮沈寒榮共偃暴 善本作 春醞時獻甚 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

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

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 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

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栢子新論曰余與楊子雲奏事坐白虎

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

藏冬發或 春醞夏開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 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

詩曰聿來胥宇 鄭玄曰聿自也 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向曰秀美也麥初秀而色

聲也 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壘廣雅曰秀 歡此乘日暇忽忘 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

美也毛詩曰揚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逝景侵 日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

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 幽東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翰

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吟君之文章以 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

安我心也 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良曰鳳非梧桐不棲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誦以詠

善本作周旋匣以代兼金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五言善曰宣城郡

謝玄暉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盡見高深也善曰結構

謂結構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

上酌復此風中琴翰曰言所居高窓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

樂也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非君美無度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為勞寸心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

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銑曰問遺也瑤華王也言能以

恩惠好我故遺我王音王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

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

曰折陳麻芳瑤華

若遺金門步見就此

善本作

山岑

向曰金門謂

將以遺芳離居

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我此山中也善曰解朝曰歷金門上王堂穆天子傳

曰癸巳至羣王之王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王山西王母

所居者皇甫謐釋勸

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

濟曰沈尚書

沈約也善注同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

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在茲謂

在淮陽也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五股肱郡故時召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依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願淮陽吏人

不相得吾徒得老

重卧而治之也 沉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甚

苦笠聚東菑

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沉此山曲與

禦雨也東東旱也菑耕田也 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胡安道愁霖

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緇

以御雨音臺爾雅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簞清夏室

輕扇動涼颼

楚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本作方獨特 銑曰諍訟

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 善曰晝掩已見

上汪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

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洗洗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 向曰朱李

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濟曰

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 善曰魏 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

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 坐嘯徒

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可積為邦歲已暮

翰曰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年而無德化

及人也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晊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枕

善本作机字

今自嗤

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敷敷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 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詩寄西

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善曰蕭子顯齊書謝眺為隨

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眺

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

未央廣雅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善曰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

年秋胡詩曰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

反路遵山河善曰秋河天漢也

耿耿光也毛詩引領善本作見京室宮雉正相望平翰曰京室謂

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己正相望也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

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金

波麗鳩支鵲王繩低建章良曰金波月也王繩星名鵲觀名麗酒明

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觀在雲陽甘泉

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王衡北兩星為王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王冢

州也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駕至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鄆其南門名

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楚昭王墓

登樓賦曰所謂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向曰旦至暮日光馳度尚不

謂昭丘也

善曰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風煙善本作有鳥路江漢限

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

無梁

濟曰風煙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閼無橋梁也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常恐鷹鳥隼擊時菊委嚴霜

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

賢良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潘岳河

寄三言罝羅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者寥廓已高翔

良曰罝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已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鵠鵬之翔乎寥廓之

宇而羅者猶視乎鼓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荅也善曰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

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貌塗塗厚也言厚露晚乾晞乾也善曰爾雅曰稍稍

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濯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南中榮橘柚寧

知鴻鴈飛

演巨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知有鴻鴈蓋答所贈詩意也善曰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檮碧樹而冬生檮則枯字也鴻

鴈南棲衡陽不至晉

拂霧務朝生月閣日

軒坐彤闈

安之境故曰寧知也

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也軒晚

也彤闈宮門謂尚書處也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

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

良

悵望悵也言但恨此一道阻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時已改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

知也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久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當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

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汚素衣也言此

喻前讒人將汚己之貞潔也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善曰顧氏家譜曰

陸韓卿濟曰蕭子顯齊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遷至太子太傅此詩為內兄顧旡先贈詩

故有此答
善同濟注

嘉惠承帝子躡綺履奉王孫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

傳王晏也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

揚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彿

皇魏志蔡邕見王粲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良曰屬會也金馬署

曰此王公孫有異才我無才幸會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污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

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

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銑曰公孫

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

邸舍為公侯所尊敬也善曰孟嘗君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

嘗之尊乃歸來駑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

如是也官暮則冷也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駑負郭涼溫喻貴賤也

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如善本

字斯銑曰殂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善曰徂

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寞才

木

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謂門有三徑檻欄植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

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謂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鳥鵲嘯儔侶荷芰始矣

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

其二濟曰鳬鵲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水成文曰漣

及爾謂與顧盱汎之也濟水文也

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鵲侶

春華與秋

實庶子及家臣

良曰謂肝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善曰魏志曰邢

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顯北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顯反疎簡王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

善本作民字

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賢俊也

据平尚書曰峻民

離宮收杞梓華屋當

善本作

徐陳

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

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徐幹陳陳琳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下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士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

蕭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郎平明善本作旦字上林苑日入伊水

濱其三辭曰平明發善曰言晨夕侍游不常其所善曰言晨夕侍游良非一所也楚

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濟

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駿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慙慙

之侯賓客對我兄肘則慙慙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

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駿足思長阪此木車畏危

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阪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輒險路

輒也駿足喻於柴車喻已也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蒼杜

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愧茲山陽譙穴工此河陽別

其四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之譙石崇河陽有別業言我愧無歡譙空有別業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

翰曰秦昭王遺平原君趙勝書曰幸君遇寡人與君十日之飲呂安嵇康相思命駕千里游也

中散大夫康官也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

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

州良曰渤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於事邵陵王彼酬為淫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

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

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善曰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

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良曰

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

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謾

所一首五言

范彦龍濟曰范雲字彦龍武興人也事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張謏為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

不見雲後

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博暮方來歸翰曰樵采謂采樵也善曰漢書楊

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

客款柴扉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謏也扉門也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

也鄭玄禮記注曰價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銑曰價從謂隨謏行車門荆竹織門也

也珠玳言裝飾之盛衣輕馬肥也善曰吳都賦曰價從奕奕廣雅曰價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

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墟居落離也傳驛馬也瑞節信也謂軒蓋瑞節照所居生光輝也善曰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

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疑是徐方牧既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立曰瑞節信也

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此賤何

獨顧衡闥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舊之道微范審曰逆者非卿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

善曰阮瞻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

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疢痛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翰

衡闥衡門也或以衡闥為絃韋非也揮散也言我恨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

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

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懷情徒悵悵音草

不夫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

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

之西北與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

書王融也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彦龍

攝官主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濟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皇池善曰王融

荅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書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

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惠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誰云相去遠

善本作脈脈

阻光儀

翰曰脈脈不見

貌阻隔光景空儀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岱山饒靈異

淮

善本作沂字

水富英奇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淮

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阜虞後徙于臨沂

逸翮陵北海搏

飛出南皮

銑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故言地以明人言逸翮搏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也

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游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

上司馬彪曰搏園也

遭逢聖明后來栖桐樹枝

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

園飛而上若扶搖也

聖君而後出桐樹鳳所栖也 吾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 竹花何莫莫桐

葉何離離 濟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貌喻明君厚祿養賢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

桐其椅其 實離離 可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

當止足也 善曰古詩曰賤妾擬何為 豈知鵲鵲者一粒有餘貲 良曰鵲鵲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

餘貲以此喻己也 善曰鵲鵲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

父之郭生方至一首 五言 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

孝標集曰 郭桐廬詩

任彥昇 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峙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甚蓄意忍相思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 善曰漢

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

音池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脩明

也行視返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

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望父方來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媚

萃悲歡不自持

翰曰萃聚會也望父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不能自執持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滄江路

窮此端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端險自此而多疊嶂重山也山

深易為音響更增援啼而益悲也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銑曰言我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

謂峙也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

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峙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荅也善曰哀傷贈荅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己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太祖掾也善曰岳弱

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

翰曰疚疾病也自謙以

病敗不才之姿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楊駿賈充俱辟為掾善曰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兢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立子謂莊王曰

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猥荷公叔舉違

善本

陪廁王寮

良曰廁列也魯

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府為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

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長嘯歸

東山擁耒耨奴時苗

銑曰擁執耒耨也耨除草也言歡歸東山理農業也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

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

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銑曰纖細隕落趾根

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根言
高卑升降無常在一朝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
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恨我道之獨消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壁言如野田蓬
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幹活流隨風飄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鷗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渾
漢書注曰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佹佹謂河陽今佹役也善曰歸田賦
曰游都邑以永久尚

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音消良曰凱風長
也揚微絲謂和而不猛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呂

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洪流何浩蕩脩芒
鬱岩名崑

統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岩崑高也善曰誰謂
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至且京遠室邇身實遼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
得其室則邇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

其室則邇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平協頤向曰恐不能劭繼先
其人甚遠

賢之令名善曰左氏傳子產

曰令名德之輿也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 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 善曰古詩

曰人生天地間又

善本作

如敲石火瞥

四

若截道

風

良曰敲擊也 瞥暫見也言

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

善曰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日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 搗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

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

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颼塵 齊都無遺遺聲桐鄉有餘謠

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

福謙在純

約害盈由矜驕

向曰純專也言天見約而謙者則福之矜驕而盈者則害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城鮪曰在

約思純孔安國尚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怵

音怵 濟曰怵偷也猶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

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

德晉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毛萇曰怵偷也

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

川氣冒山嶺嶠端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

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

游魚動圓波

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 衝也嚴阿山曲也小清曰

激嚴阿歸鴈映蘭詩

音止善本

作時字

衝也嚴阿山曲也小清曰

詩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善昌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

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始花攷云秋華南路謂京道也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覲崇芒樹嵯峨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覲視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

名嵯峨山高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

巖石鬱嵯峨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濟曰摠摠擾擾皆衆也言

曰紛紛摠摠兮九州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僞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蘿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

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風舒

緩博乃勅公曹掾更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趙百姓皆賴之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

官屬多衰衣大詔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曲蓬何以直託

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詔音紹紹袴也

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銑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庶之薄所以厚者

在政成也善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位同單

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

父邑愧無子賤歌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理言我豈敢陋

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翰曰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良曰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脩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末垂謂六

月將盡之時也善曰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

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

赫曦炎盛貌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義思玄賦注曰

赫義朝想慶雲興夕遲 去 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向盛也

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

辭曰鬻士涼颼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 鬻于中宇

倚 善曰颼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倚桐類 瓜猗蔓長也 善曰靈圃猶靈園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倚梓屬

苞薑芋紛廣畦 翰曰猗小瓜也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之下薑芋之屬紛滿於廣大之畦也 善曰韓詩曰絲

絲瓜猗薛君曰猗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 稻栽肅芊芊 善本作 黍苗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何離離 良曰芊芊離離長茂貌 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尺蔣京 虛薄 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

輦四載迄于斯 銑口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

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器非廊廟

姿屢出固其宜

向曰廊廟廟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善

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

是而戀京室也善曰

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

去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

綠葉素榮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

去聲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

實難為情思也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

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

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游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

止皆曰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

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禮注曰植根生之屬

也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
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祗攪我心孟

子曰浩然眷
善本作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善曰登樓賦曰雖

此山川遠而間殊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

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

辭曰終免顧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

獨離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
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音伺

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司善曰論語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問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

南山鬱岑岑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縈被廣隰

岑岑峻白迅疾被滿也縈縈葛也下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

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歸雲乘憊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浮

淒風尋惟入良曰憊車網也淒風悲風也惟車慢也善曰傳毅七激曰

建羽蓋然此雖無翠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惟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

峻函方峻嶮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亂未平峻谷函關之路

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狐狸夾兩

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

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濟曰翔鳳騏驥喻賢人也籠檻維縶言被

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俎豆昔日常聞軍旅素

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

未習

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我禮儀之事皆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未閑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良曰託言徐識之士而實尼自

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歟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心向曰高符瑞命也列猛也言望於烈字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其術

又無猛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靖端肅

有命假楫越江潭

音尋協韻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初午見范宣

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

陰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善撫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斂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

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

良曰膺膺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

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無迹有所匿寂寞

善本

字聲必沈

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不見之兒

善曰言

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肆自眇弗

善本作

及緬然若

雙潛

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緬然若雙潛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

南

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

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

玄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亶亶孤獸騁嚶嚶思鳥吟

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亶亶獸行兒嚶嚶鳥聲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

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亶亶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

嚶嚶感物戀室室離思一何深

良曰堂謂母室謂妻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

佇立慨

善本作

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

心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
誰堪為此心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官託身承華側向曰承華東宮門名善曰謂為太子也左傳陳劭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

官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撫劔遵銅轡振纓盡祗肅
陛下陸機洛陽曰太子宫有承華門

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善曰左氏傳曰子
朱怒撫劔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為彫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翰曰

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善本一作慷慨遺安念善本一作永

歎廢寢食善本作餐食良曰遺猶復也安何永長也善曰東京賦曰

食蔡琰詩曰飢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剋銑曰誘進剋遂也善

當食兮不能餐善曰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剋銑曰誘進剋遂也善

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為纏綿向曰言憂苦之
之間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仰瞻陵霄鳥善曰

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

爾歸飛翼

濟曰霄空羨願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良曰揔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蔡琰

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銑曰世網

謂官事嬰纏也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準繩說文曰嬰繞也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渚南津別處也善曰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

人山澤紛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紛紆餘屈曲兒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善曰周

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

錄曰鷄鳴高樹巔悲情觸物感沈思鬱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

憐良曰沈深悽悲也善曰纏綿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莞莞顧影為倚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導平基銑曰脩長

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步長衢漢書

曰天子案轡徐行方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向曰徂往也善曰楚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頓轡倚高善本作嵩字巖側聽悲風響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清

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善本作凡字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翰

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之

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宗賢

銑曰矯舉也宗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為太子洗馬

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闡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善曰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鶉鷄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

翰曰大夫玄冕也治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況服鮮美益使我

妍好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輕劍拂髦革帶纓又鮮明也拂飾也善曰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長纓麗且鮮

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此垂帶而長

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

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

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

渾稍失潘臣禮夙駕尋清軌遠游越梁陳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

星言夙駕廣雅曰軌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良曰感我事是遠念古人也古人謂

梁孝王臣枚皋馬卿之屬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五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

去職曲阿者縣名善同濟注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自安而已善曰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林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

常晏如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樂而無憂也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

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且會宛轉憩

通衢

銑曰宛菑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徘徊菑響息於通衢善曰盧子諒荅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

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憩也通衢已見上文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眇孤

舟逝

善本作遊字

縣縣歸思紆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也眇眇遠行覓縣縣

不絕覓紆縈也善曰七命曰夸父爲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緲緲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我行豈

不遥登陟

善本作降字

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

或夫負婁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

眞想初在襟

誰謂形蹟

善本作迹字

拘聊且憑化遷終及班生廬

翰曰眞想謂無爲之事言此事

久在胷襟誰謂形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眞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

眞王逸楚辭注曰保眞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

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
子雲已下莫不造明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苦作一首

良曰潜

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
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善曰江圖
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二十里
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宜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

銑

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
俗塵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
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窮也又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衰曰如何舍此
卻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經于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去遙遙至南

善本作西荆 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荆荆州遙遙行兒 善
作西荆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 叩

棧曳親月船

善本作新秋月

臨流別友生

濟曰叩壑也棧船傍版新受也友
生朋友也 善曰是辭曰漁父鼓

拽而去王逸曰叩舩舩也楚辭曰臨流涼風起將夕夜泉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白晶晶胡川上平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

屋宇也闊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泉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

宅覺視于昭昭之字李顯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日

晶晶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五事依依在耦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窳戚商歌車下以干相公言此非我之事長

耕組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

曰窳戚商歌車下而相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窳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

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下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銑曰投此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

新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

弟少游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善

曰沈約宋

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
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
闌也金西方行其色白故云金素言期

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
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
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澹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 秋岸
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澄夕陰火是團朝露

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為秋候是秋天也團
謂露垂而團 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

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
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辛苦誰為情游子值頽暮

銑曰辛苦
之情已難

堪而又屬頽暮之時 善曰陸機赴洛詩
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智智其若頽

愛似莊念昔日久斫曾存

故

向曰莊舄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
言我同此二人懷舊故愛斫之也 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

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斫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
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久而勤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營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濟曰持此懷土之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度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李牧愧長

袖卻克慙躡步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

軍為壽於前押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苟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手也希買切

左氏傳曰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良時不見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翰同善注

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雖有疾背不見弃遺也良時已曰余亦見上文左氏傳曰駸蕞惡杜預曰惡貌醜也

支離依方早有慕良曰遇時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

有慕養形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指

租括切解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

步米切滿曰德之休明英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

達謂廬陵王也此美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為大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

用於時也貽猶遺也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

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

據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

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路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善本作悟字翰同善注善曰言本遠遊

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 良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世始寧縣并有故

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 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為世事所迫因

而推遷不成宿心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

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千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

疲繭結慙貞堅

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玉之為體涿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

堅白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疲繭困極之兒 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踈曠也莊子曰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

便

善曰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五臣本無此二句

剖昔竹

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善曰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公

翰曰登頓謂上下也

洄公謂逆順也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

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縣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良

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縣不絕兒篠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縣四

百餘里清漣已見上文洞簫賦曰迴江流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川而慨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

善曰劉越石扶

行三載黜陟幽

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向曰枌檟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

明故以為限

令孤我所願之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己

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為觀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

不可停止

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

十里橫出江中

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

逸楚辭注曰泊

止也薄與泊同溯流觸礁急臨圻

哉

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

呂梁壑

銑曰溯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溯流已見上文埤

蒼曰礪曲岸頭也礪與圻同參錯謂礪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

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鼃魚鼃之

游至且便

平

習兼山貴止託

向曰游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且

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口重險
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
兼山艮又曰艮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于祿請翻始
其止止其所也

果遠諾

善本作始果遠遊諾 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
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于祿之請翻始遂於遠心矣 善曰論

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
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

零落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

而萬事銷亡楚辭
曰唯草木之零落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良曰昭明曠遠混齊萬物

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

善曰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伸

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

蟄以存

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 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

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曾祖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阨許慎曰阨落也然

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

落山昭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也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昭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

更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其得要妙

詭色殊音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

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

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情豈屑末代諄

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目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

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而腊之自淝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誰謂古今殊

故衆足言經此釣處屬想其人以道濟衆也善同銑注

異代可同調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善曰郭

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謝靈運

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濟曰嶼江中之山也善曰永嘉江也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迫尋異景

不延亂流趨孤嶼善本作孤嶼媚中川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

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

曰迫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勰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

上有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貴莫貴莫貴誰爲

山石傳想衆崑山姿絕邈區中綠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傳想衆崑山姿絕邈區中綠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傳想衆崑山姿絕邈區中綠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象岷山上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二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 善曰鄭
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
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始信安期術得盡
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始信安期術得盡
養生年 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
養生也 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
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
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濟曰靈運在永嘉一年稱
疾去職作此詩也 善同濟注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
上書乞骸骨是少知恥也貢禹與王陽

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

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宜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

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和

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遺榮賦 或

可優令負競山豈足稱達生

良曰言比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
之理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

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

伊子秉微尚拙訥謝浮

名銑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踈拙善曰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

盧園當去

栖巖卑位代躬耕

向曰廬小屋也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

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象

長卿

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

有疾似之象似也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畢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娶女類尚子薄游似邴生

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自脩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

似類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

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傲善

字促裝返柴荆

良曰恭勤承奉俶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於荆扉柴門善曰述絕言曰恭承嘉

惠思立賦曰簡元辰而促裝柴判已見上文牽然及元興解龜在景平銑曰牽絲謂牽

仕也元興晉安帝年号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号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

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

解印綬付吏又曰黃負念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金印龜紐文曰章不將不迎遇物則照為

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

理棹端還期遵渚鴛脩垆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居

落英戰勝曜具者肥止鑒善本作流歸停濟曰端速遵依

憩息挹酌奉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曜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胸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之鑒照

以其不流而歸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端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垆毛長詩傳曰挹斟也

王逸楚辭注曰寒來取也戰勝功貴不如義止鹽明語不如嚶也韓子子夏曰吾
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智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
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臠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
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傳與亭同古字通 即是

義唐化獲我擊壤情善本作聲字 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

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
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
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
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二首

五言 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
覬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

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
故作此詩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

城也是
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
易為汚染不可去也緇汚也 善曰毛

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雖抱中孚文也

雖抱中孚文也

詩曰

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如手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善

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鄭寸心若不

亮微命察如絲

善曰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

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翰曰

前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

貸施也山出佰薄京畿晨裝搏

團

曾

善本作思楚持切良曰薄魯字風至也晨裝旦飾行

裝也搏持也曾颺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颺已見上文

重經平生別

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

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善曰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歎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

善本作
若若

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見言
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善曰毛

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
茫乎何之忽乎何適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

濟曰羅浮廬霍
皆山名言游息

期於此也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

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一山名也已見江賦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

善本作疑字 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
也九疑山名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

也 善曰東方朔集朝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
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欽聖若旦暮懷

賢亦悽其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朝暮言近也悽
悲也其助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

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

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柏不爲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
欺辱於己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向曰往臨
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芣歌易急心江南歌不緩

濟曰采芣江南皆楚歌也善

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

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

會稽故稱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

山我憤懣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善曰廣雅曰款扣也

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

追尋栖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

已為誰纂

銑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

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

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不怨秋夕長恒

善本作常字

苦夏日短濯

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

賴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善曰故懷善本作巨普新歡含

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且切善曰言春暖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

然似春悲忘春暖淒淒明月吹惻惻廣陵散翰曰淒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

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

其聲急而哀以叙其心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笺云侯賦曰陵危柱以頽頽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五言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祈岸屢崩

奔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

狔以泥於露馥芳善曰狔狔類其聲哀也泥濕類香也芳馥草名猗猗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猗猗而遊以聽

哀狔之響露而行為翫芳叢之馥玃也說文曰泥濕也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

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翰曰秀色屯聚

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善

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

良曰我所經三江九

門東西四千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善曰尚書曰

靈物吝珍怪異人秘

精魂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秘其精鬼不可見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宏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秘閉也江賦曰納

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冕

金膏滅明光水碧石較

善本作綴字

流溫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

比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而不見善曰穆天子傳曰河伯示

徒

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

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善曰

言奏曲異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平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

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岡麻山第三谷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 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碧澗

善本作潤字

石磴瀉紅泉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

色紅也

善曰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既枉隱

淪客亦棲肥遁賢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任故云棲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周易

曰肥遯

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

知道路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遂登群峯首

貌若升雲煙羽人絕髮髻丹丘徒空穴

善曰登升空迹也謂升衆之高貌

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善論論作曰天審

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一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

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代善本後安

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

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

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

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銑

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恒充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

恒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父長之事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

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

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頃更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父也莊子

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